

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



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

杰彼尔、阿历克塞叶娃、馬涅維契 編

李 家 璧 譯 刘 倫 校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1963 · 北 京

АВТОРЫ АЛЬБОМА

Е. ТЕПЕР, А. АЛЕКСЕЕВА, С. МАНЕВИЧ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КАРИКАТУРА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ИЗОГИЗ

1961

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
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①

卡尔·马克思

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永志难忘的事件。这一天，飘扬在巴黎上空的红旗，向世界宣告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的诞生。弗·伊·列宁写道：“巴黎公社在这条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② 卡尔·马克思也把3月18日运动描写为“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③

法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巴黎公社的产生作了准备；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上，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巴黎公社的产生，也是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政府为还击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而挑起的普法战争，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腐败无能。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和他的愚蠢的将军们所带领的近十万军队，在色当被围，并且全部投降做了俘虏。这件事，推进了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也由于这次革命发动，1870年9月4日，法国波那巴主义的旧秩序垮台了，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但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政权被史册上称为“叛国政府”的“国防政府”所窃取。“国防政府”在口头上声称要抗战直到胜利，事实上却并未为组织法国防务采取任何措施。“国防政府”还秘密进行和谈，想借助俾斯麦来扼杀革命。与此同时，敌军占领了国内重要地区，并开始包围巴黎。

1871年2月8日，国民会议在德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进行了选举。参加国民会议的主要是反动的保皇分子。最反动的保皇分子阿多尔夫·梯麦尔，被选为国民会议的行政首脑。国民会议认可了和谈的屈辱性的先决条件，据此，法国把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割让给了德国，并赔款五十亿法郎，同意支付普鲁士占领军的薪餉。

“国防政府”和国民会议的公开卖国行为，表明了法国反动分子害怕奋起和侵略者作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巨大革命热情和爱国热情，比起害怕普鲁士的大炮来，更为厉害得多。在淪陷

区，义勇兵（自由射手）游击队建立起来了；在自由的法国南部，自发地成立了新军；在巴黎，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用巴黎劳动人民筹款自铸的大炮所武装起来的志愿国民近卫军。

政府反民族利益的政策，激起了工人和接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愤怒。1870年10月31日，当得知巴尙元帅把麦茨要塞和驻守在那里的十七万三千名官兵，都奉送给了敌人的叛国行动时，巴黎爆发了武装起义。然而，起义遭到了失败。

巴黎的第二次革命起义，是1871年1月22日，但也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可是，巴黎工人并未放下武器。1871年2月里重新成立的由巴黎各军营代表组成的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其中有几位委员，是第一国际法兰西支部的成员。

反动派认为解除巴黎工人的革命武装，是他们的基本任务。3月17日，政府通过了夺取国民近卫军大炮和逮捕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为此目的，1871年3月17日至18日的夜间，政府军开往蒙马特尔高地和巴黎的其它地区。然而，国民近卫军在居民的支持下，给予政府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进而转入了进攻。梯亥尔和他的政府，仓惶地逃往凡尔赛。政府军也撤往那里。3月18日深夜，起义军占领了城市的重要战略据点和政府机关大楼。政权转到了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手里。3月26日，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公社的选举。3月28日，在市自治局前的广场上，隆重地宣告了巴黎公社的成立。

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就这样取得了政权。政府随即面临着与凡尔赛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所有的反动渣滓——形形色色的保皇分子、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教士、宪兵、大官僚和具有反动情绪的知识分子，都很快地聚集在凡尔赛了。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很短促的七十二天中，做了许多的工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④巴黎公社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着手建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做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公社以国民近卫军，亦即普遍的全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制度被消灭了，选举出来的代表，代替了旧有的官员。

公社对生产实行了工人监督，通过了将停顿的工业企业转交给工人协会掌管、废除罚款制度、取消面包作坊夜班、无偿归还穷人在当铺内的典押品、缓期交付房租等法令。马克思写道：“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

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記了站在它城牆外面的食人生番，滿腔熱情地一心致力於新社會的建設！”^⑤

那是嚴峻的時刻。在隆隆的炮聲下，在與反革命進行殘酷鬥爭的條件下，公社實行着自己偉大的改革。四月初，凡爾賽匪徒開始了軍事行動。巴黎的留用官吏，對新政府的措施蓄意怠工。公社內部的右派，也千方百計地抵制公社實行徹底的革命措施。儘管如此，“以覺悟了的群眾的天才的敏感”^⑥創造出來的公社，不僅草擬了新型國家的藍圖，而且奠定了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的基礎。公社關於把國家和教會分開來的法令，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由於這樣，學校擺脫了僧侶的影響。初級學校實行義務和免費教育，開設閱覽室和圖書館，為青年工人舉辦文化和藝術學習班，保護古物 and 藝術珍品，改革劇院，改組圖書館和音樂學院，博物館實行免費參觀，為群眾舉辦音樂會，成立演員和藝術家協會——凡此種種，還遠不是公社在這方面全部措施的清單。

在這些英勇的日子里，巴黎過着沸騰的文化生活。劇院服從“教育代表團”的監督。從四月初起，有八家劇院演出，而且全部滿座。劇場和音樂廳里，充滿了新的觀眾——普通勞動者。群眾在公園里、街道上、廣場上，舉行聯歡游藝會。為了慶祝3月28日這個宣告公社成立的日子，在市自治局大廈前舉行的國民近衛軍閱兵式和盛大的群眾聯歡游藝會，是第一次隆重的慶典。在伏爾泰雕像前，莊嚴地焚毀了斷頭台。拆毀望斗紀念柱——軍國主義和侵略軍的象徵——的那一天，也變成了人民的狂歡之日。

舉行國民近衛軍樂隊會演和義演音樂會時（義演的票款收入，用於救濟那些在與凡爾賽匪徒戰鬥時犧牲的國民近衛軍烈士的寡婦和孤兒），真是人山人海。在第一次為群眾開放的杜爾里宮大廳內舉行的著名的“政府”音樂會，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裡演出的著名悲劇女演員阿加爾，女歌唱家羅查理·鮑爾達以及其他優秀的演員，吸引了許多的群眾。在這些音樂會上，革命詩人魯塞爾·德·緬里和亞歷山大·狄克羅，也參加了演出。音樂會還朗誦了維克多·雨果、愛尚齊普·莫羅、奧古斯特·巴比耶的詩歌；演奏了讓·巴·克列曼作詞的浪漫曲，民間歌謠，革命歌曲，利托里夫、拉烏里·彼尼奧、留依里、達爾塞的音樂作品和百唱不厭的《馬賽曲》。無論是凡爾賽匪徒的炮彈，無論是反动分子的挑釁，都不能沖淡籠罩全城的對未來滿懷信心的樂觀的節日氣氛。

从3月18日革命的最初时日起，許多文学和艺术的先进人物，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的一边。公社社員中有作家和政論家居礼·瓦萊斯、阿尔久尔·阿尔努、巴斯卡尔·格魯塞、維尔莫列、德列克留斯、菲利克斯·彼阿，詩人让—巴蒂斯塔·克列曼、《国际歌》作者欧仁·鮑狄埃，世界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庫尔貝。油画家比奥列、裝飾画画家馬尔杰列、瓷器繪画师拉尼耶、建筑师乔治·阿諾尔德，也都是公社社員。女作家和新聞記者安德列·列奧、女教师 and 女詩人露意莎·米舍尔，也都积极地参加了3月18日的革命和公社的工作。音乐学院院长、天才的音乐家弗朗契斯柯·薩尔瓦多尔，在“五月流血周”时英勇地牺牲了。优秀的雕塑家居礼·达魯被委任管理魯佛尔博物館和保护它的珍貴收藏品，他与原博物館的管理人員的公开怠工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著名的漫画家德烈·吉尔，也被任命为卢森堡博物館館长。

四月上半月成立的“美术家联合会”，是革命巴黎文化生活中的巨大事件。繪画上新的现实主义流派的首脑，著名画家庫尔貝被选为该会主席。联合会成立宣言上写道，它的会员“……将以語言、鋼笔、鉛笔、家喻戶曉的杰作的复制品，有意識使之具有道德感化力的形象，来促进法国的复兴，来宣揚公社和这个世界性的共和国的光輝和昌盛的未来”。摆在美术家联合会面前的任务，包括了国家美术生活中一系列重大問題。它反对墨守成規，反对学院派头；它筹划进行有奖竞赛，举办展覽会；它对美术院校进行监督，改善美术家的物质条件。但是，为实现美术家联合会这个龐大計劃而做的工作，仅仅只开了个头。

時間、局势，在靠攏公社的美术家面前，提出了更为急迫的任务。在偉大的革命震蕩时期，被提到首要地位的，总是造型艺术中最具群众性、最有实效和最富战斗精神的艺术形式——政治漫画艺术。

法国的政治漫画，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历史。可以看到，还是在18世紀偉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1830年与1848年革命时期，政治漫画就盛极一时。巴黎公社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繪画的优良傳統。

巴黎公社时期的革命漫画，很全面地反映了自己时代的革命事件，与国内整个的政治生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促成这一点的，首先是巴黎最广泛的劳动居民阶层积极性的空前增长。巴黎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在业已发展成了內战的最尖銳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里形

成的。公社会議上的热烈討論，公社的法令与決議，为保卫通往巴黎的要冲上的每一座炮台而作的流血战斗，对巴黎內部的反革命阴谋的揭露——所有这些事件，都使公社社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願望：对发生的事情迅速地加以評論，对一切事物进行分析，談出自己的看法，有时，甚至提出自己拟定的国家机构的草案。1871年4月26日，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阿·布里薩克說道：“我們每天都收到口头和书面的大量建議，有个人的，也有在俱乐部或第一国际支部里通过的。”^⑦

在公社时期，政治性的俱乐部非常受欢迎。它們在学校、市政府、教堂里开会。不少的俱乐部，就是在街上或广场上即兴成立的。在刚刚張貼出来的政府決議和号召书前面，或者在諷刺招貼画前面，往往发生这种情形。

在公社时期，出版活动具有宏大的規模。这时，在巴黎出版了名称在一百种以上的报章和杂志；出现了大量的所謂“文艺小摊販”，在街头出售傳单和小册子。

这个时期出版物的特征是：絕大多数都附有插图或小花飾，最常見的是諷刺画。对諷刺画的兴趣是如此广泛，以致除了像《政治漫画》、《鋸》、《箭》、《弗侖达画报》等專門的諷刺杂志之外，許多通俗的定期出版物中，也經常出現政治漫画，或每期重复的諷刺性小花飾。例如，《卡馬諾勒》的小花飾，画着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手挽着手，圍着推翻了的王座和王朝政权的永恒标志，在翩翩起舞。《福塔老爹》的小花飾，則画着一个“手执樺树条的老大爷”，在鞭打着拿破崙第三、梯亥尔和茹尔·法夫尔。

但是，大量的漫画，总是用单張的形式出版，画上用手工着染上二、三种顏色，并附有相应的文字。这些漫画的出版形式，很像現代的民間木版画和招貼画。有时，画上編有整套的順序號碼；有时，又有些像画册。但是，每一幅画几乎总是具有独立的內容。同时，漫画家大多运用石版画技术，因为它使画家有可能特別灵活而及时地反映迫切的事件。鮮明的、充滿对公社敌人的刻骨仇恨的諷刺宣傳品，蘊含着巨大的感染力量。这些宣傳品的銷数是空前的，有时剛印出来，就一搶而光。这些石版漫画，从印刷局直接发到了敏捷的卖报人和攤販的手里，陈列在版画商店的櫥窗里，甚至是烟酒店的櫥窗里，或者，就張貼在住屋的牆上和柵栏上。圍繞着每一幅画，聚集了成群的观众，发出哄鬧声、嘻笑声、挖苦的喊声，进行着热烈的爭論。甚至公社的敌人，也不得不指出革命漫画这种特別受欢迎的情况。^⑧

巴黎公社的政治漫画艺术，按其本质而言，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它汲取了取之不尽的人民智慧与机敏，用鲜明响亮的形象化的艺术语言，论及了当代最迫切的各种问题，号召提高警惕，揭露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诡计，教育群众仇恨阶级敌人，呼吁群众投入战斗。

青年漫画家是这个杰出艺术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大部分是六十年代末期，才在巴黎的《蝕》、《趣报》、《滑稽世界》等幽默杂志和画报上，初次发表漫画作品。除了这些青年画家之外，公社的相当一部分革命漫画家，都是来自民间的有天赋的自学者。只有在拿破崙第三的帝国被推翻以后，才有了有利于发挥他们天才的条件。

很难把公社时期所有的漫画家一一列举出来；何况，有许多笔名，直到现在还未能揭晓；加之有一部分漫画，发表时并未署名。最著名的漫画家，有阿列克西斯、巴尔、布杰特、小加雅尔、德·拉·特拉布列、德·弗侖达、杰馬尔、玖潘丹、克林克、柯尔索、拉德列、馬基斯、莫洛克、蒙巴尔、彼洛杰尔、罗札姆鮑、薩依德、福斯丹。真正的漫画大师彼洛杰尔，是他们中最突出和最具有特性的人物。

乔治·彼洛杰尔（其自画像参看图版第15页）度过了复杂而困苦的一生。他是1864年到巴黎的；最初，他进了美术学校，但很快就离开了此地，全力投入了幽默画报的工作。

日常生活漫画从未使彼洛杰尔感到兴趣——他几乎是一开始就尝试画政治性的题材。因此，在1867年到1870年间，他不只一次地遭到迫害。1871年，他私人创办和主编了《政治漫画》杂志。

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在国内政治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的情况下，彼洛杰尔坚决靠攏那些最革命措施的拥护者——布朗基主义者，并和他们一起，积极地参加了1871年1月22日的武装起义。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痛斥“叛国政府”，揭露它与革命巴黎斗争的阴谋计划。到了3月18日革命前夕，他已是一位富有经验、为公众承认的大师了。在这时候，他正经历着创作的高潮时期，创作收获特别丰硕，他的漫画也有很大成就。

彼洛杰尔同时继续着紧张的革命社会活动。作为公社社员，他被委派到了美术机关的领导岗位上，与此同时，他还作为警察局的政治委员，直接而积极地参加了与反革命做斗争的工作。特别是，他还奉命逮捕过古斯塔夫·萧德，前巴黎市市长助理。1871年1月22日，萧德曾下令枪杀过市自治局前劳动人民的游行队伍。但是，甚至在公社社员中，也有人反对逮

捕蕭德。庫爾貝便是其中之一。彼洛杰尔为了解釋他的行为的动机，在給庫爾貝的一封短簡中写道：“我亲爱的庫爾貝！你认为逮捕蕭德是件丢人的事。倘若你和我一样，也是1月22日在市自治局前的广场上拿着武器的人，你就不会因我逮捕了这个杀人犯而責难我了。”

彼洛杰尔就是这样一位画家和革命家。彼洛杰尔的艺术与生活是融而为一的。漫画家手中的鉛笔，就如战士手中的枪，同样是打击敌人的武器。巴黎公社时期彼洛杰尔的漫画，是他創作成就的高峰。他的手还从来没有这样稳健，他的画还从来没有这样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目标。就是对公社的漫画向来极端仇視的资产階級美术批評，也不得不一致承认，彼洛杰尔这个时期的諷刺画，具有高超的技巧和巨大的天才。

公社被鎮压下去以后，彼洛杰尔躲藏起来。他被判处了死刑，逃到了比利时。以后，又轉到瑞士。在意大利和英国，他也侨居过。直到1880年大赦之后，他才回到法国。但是，疾病已使他衰弱不堪了。彼洛杰尔在十年以上的流亡生活中，都在著述有关馬拉的一本书。^⑥貧病交加的彼洛杰尔，终于在巴黎逝世了。

巴黎公社时期，在政治漫画坛上，画家莫洛克（著名素描画家克洛莫的笔名，由原名的字母倒排而成）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莫洛克开始是个裝飾画画家，从1868年起，才在《来自磨房的比尔菲戈尔》、《弗侖达》、《快乐世界》等杂志上发表漫画。在公社时期，莫洛克对节日题材有灵敏的反应，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反对教会的题材。他的描繪“五月流血周”事件的石版画，充滿了对凡尔赛匪徒的刻骨仇恨与蔑視（参看图版第70、71頁）。

天才的漫画家薩依德（雕刻版画家和石版画家让克·阿尔丰斯·列維的笔名）在巴黎公社时期的創作情况稍有不同。他是法国著名画家让·里昂·叶罗姆的学生（叶罗姆特别是在游历俄国以后，声名更盛）。薩依德很喜欢社会性的題材。他在自己的漫画中，反映了3月18日革命后劳动群众地位的改变。薩依德漫画的特点是：构图別致，在造型手法的選擇上审慎、簡洁，富于表現力。其中有几幅漫画（如图版第11頁的《掘墓人》，第29頁的《多么不愉快呵！》）所运用的繪画手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傳播。

別特別杰·福斯丹，无疑是公社时期最多产的一位漫画家。他在1870年至1871年間，发表了十一个組画和五百幅以上的单幅漫画。从他所画的获得哄动一时的成就的那些嘲弄旧时帝王及其家屬的漫画开始，福斯丹就表现出自己是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在公社时期，他

猛烈地抨击凡尔赛匪徒和教权派。五月底，他显然感到慌张，激烈向右动摇，甚至在反革命的杂志《响铃》上，发表了几幅反对公社社员的漫画。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到了英国。

彼洛杰尔、莫洛克、萨依德和福斯丹，都是公社专业画家中最著名的漫画家。远不是所有的专业漫画家，都像彼洛杰尔那样，在把自己的艺术为革命的巴黎服务时，是出于明确的政治信念和坚定的观点。有一些画家，最初由于仇恨君主专制政体，因而被全民欢欣鼓舞的情绪和革命的高潮席卷了进来。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凡尔赛方面武装威胁的加强，他们就显然地开始表现了不坚定、动摇和惊慌失措。可以引为例证的有青年画家波里·克林克。他的漫画比福斯丹的尖锐得多；一开始，他就画揭露性的革命漫画。可是，在公社末期，他却公开地转到凡尔赛匪徒方面去了。

在公社的时日子里，业余自学画家对革命漫画艺术，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学画家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小加雅尔。他的父亲、工人拿破崙·加雅尔，是国民近卫军团长，公社时期曾一度领导过街垒的修筑工程。当老加雅尔承接街垒总督祭的职位时，他表示说：“我的儿子将和我分担危险，我们父子二人，都忠于共和国，并准备为它牺牲。”^⑩小加雅尔的名字初次出现在巴黎报刊上是1869年，那时他和父亲一道，从事于《俱乐部喉舌》杂志的出版工作。这本杂志登载过当时著名政治活动家的肖像漫画和讽刺小传，在工人读者中很受欢迎，但由于经费不足，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在公社时期，小加雅尔发表过许多漫画，充满了革命斗争的热情和对胜利的渴望，并在“与公社共存亡！”的口号下，号召战斗到底。小加雅尔贴切地经受了公社的失败。他在流亡中自豪地写道：“我为人民战斗，并且始终信赖人民。”^⑪

其他的自学业余漫画家，特别是巴黎市政府的一个职员德·弗侬达，以及职业是演员的欧仁·罗札姆鲍和经过顽强的苦学而终于成了专业画家的欧仁·拉德烈，也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他们的漫画虽然有时在技巧上还不够娴熟，但总是使人感觉到有一股革命的气概和迸发的热情。

一谈及公社的漫画家，当然要提到法国最著名的版画家之一——安德烈·吉尔。他是六十年代一系列讽刺画报的奠基者。这些画报是：《月亮》、《蚀》、《讽刺作品》。他也为那时最著名的杂志，诸如《趣报》、《喧闹》、《响铃》等撰稿，画封面。此外，他还为许多著作作插图。

但是，使安德烈·吉尔享有盛名的，却是他的政治諷刺画，特别是肖像漫画；正是因为这些肖像漫画，他被誉为“神笔”。安德烈·吉尔的肖像漫画，有着很高的技巧。它們以惊人的逼真和对諷刺对象內在实质的深刻揭示，令人称贊不已。公社时期，他担任卢森堡博物館館长的职务。他当时所作的为数不多的素描和普法战争时期的漫画，是1870至1871年革命漫画的精华。安德烈·吉尔辛辣而銳利地揭露了拿破崙第三、君主制制度的僕从和国民會議的反动分子。最有意思的是他那一組描画梯亥尔的肖像漫画。在这套組画里，他继承和发揚了杜米埃的傳統。

法国最偉大的漫画家奥諾列·杜米埃，无疑是公社画家們直接的导师和前驅。彼洛杰尔在公社前夕所发表的論杜米埃的文章中，給予了杜米埃的創作以崇高的評價，他特別指出了杜米埃描画梯亥尔的那些漫画，他說：“杜米埃的画笔无情地和毫不怜惜地追击着梯亥尔。”^⑫

在1870年至1871年間，第二帝国垮台以后，杜米埃創作了一組揭露反动势力的出色漫画。被侮辱和被出卖的祖国的題材，以巨大的悲剧力量，銘刻在杜米埃的画幅中。这些画后来收集在《包圍画集》里。年迈的杜米埃小心謹慎地对待3月18日的革命。他虽然一次也沒有表示过支持公社，可是却留居在革命的巴黎，繼續打击躲在凡尔赛的反革命分子。不过，尽管公社社員对杜米埃很尊敬，仍然不得不因为与杜米埃合作的画家薩姆发表恶毒的反革命言論，而封閉了他的杂志《喧噪》。

杰出的书籍插图大师古斯塔夫·多列的个别漫画，也是对巴黎公社时期政治漫画的貢獻。3月18日以后，多列立即从革命的巴黎跑到了凡尔赛。但是，他在那里所見所聞的一切，都使他惊愕万分。当多列定期地出席凡尔赛的国民會議时，他，一个誠实的画家和爱国者，不可能不看到，保皇分子們的“多数派”，是一群多么令人嫌恶的反动恶棍。多列把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銘刻在他的一套絕好的凡尔赛各类代表的速写中。这套速写深刻地揭露了这些人物的丑恶实质。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当时大多数最著名的版画家，都或多或少地对公社的事业作出了貢獻。只有像罗比达之流的人，才宁願在地下室里过日子，以躲避参加国民近卫軍的动员令。薩姆、别尔塔尔这些家伙，主要是《响鈴》、《布尔列斯克公社》两杂志的撰稿人，竟投靠了反革命营垒。但是，比較起来，这毕竟是微乎其微！

在巴黎公社时期作画的漫画家們的創作遺產，是非常多样化的。除了多数以单幅形式出版的漫画以外，还包括了許多期刊和画册性质的出版物，如小加雅尔的《每日新聞》、彼洛杰尔的《每日新聞》、德·弗侖达的《耻辱柱》、莫洛克的《鋸》、刊载罗札姆鮑作品的《箭》、刊载蒙巴尔速写和漫画的《弗侖达画报》、莫洛克的《神甫》（揭露天主教教士的腐朽习性和反动实质的漫画組画），等等。

格罗尼耶出版的《每日新聞》組画，在題材方面极为多样。在这个刊物上撰稿的，有著名漫画家福斯丹、柯尔索、列諾、克林克等。該报一共出了八十七份，大部分发表于3月18日之后。詩人画家路易·加比奥出版的《1871年革命画集》——五頁配詩的漫画，揭露了“国防政府”的卖国政策。福斯丹出版了描繪反革命分子的漫画集《人物陈列館，或动物园》。

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不管出版的类型是单頁，还是画册或組画，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由于力求把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上，就不得不采用某些特定的造型手段。漫画家宁願构图简单，宁願深思熟慮地選擇細節，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探照灯的光束聚射在中心人物上。次要的东西，常常总是草草地勾个大略輪廓，而主要的人物却画得很清楚，很突出。运用誇張和对比手法的高超技巧，导至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也带来了不可置疑的政治效果。讀者有可能洞悉到最本质的东西，洞悉到隱蔽在画幅中的政治意图。拟人化的牢固傾向，是巴黎公社时期革命漫画的特点之一。这种傾向表現于用特定的历史具体人物形象，来比拟斗争在两个陣营之間的階級和党派，甚至是原則和观念。这并不是意味着，漫画家就完全避免直接画僧侶、保皇分子、資产者、地主或將軍。在薩依德、彼洛杰尔、莫洛克、克林茨的漫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这一类人物。不过，漫画家們在抱定諷刺地揭露某些人物或概念的目的时，总是力求使这些人物或概念具体化。这，几乎已成了一条准則。如果是画保皇分子，就历史地借用覬覦王位的具体人物，諸如巴里日斯基伯爵、奧馬尔斯基公爵、薩姆鮑尔伯爵等，来粉墨登場；如果是画將軍，就画上維努亚、列康特、特罗休、狄克罗等人。当彼洛杰尔要画“一般的”反动形象时，他就画梯亥尔（图版第41頁）。当时在全法国，未必能找到更合乎这一目的的“模特兒”！即使假定，有时某一位画家在創作一幅有显著社会地位的人物的肖像漫画时，并不打算应用任何概括，那也不难相信：如果他的作品繪制的水平異

常高超，就必然会超过预期的效果，在客观上获得更为广泛的意义。福斯丹画的“鞋匠梯亥尔”（图版第8頁），就是很突出的例子。这与其說是梯亥尔本人，毋宁說是站在他背后的反革命力量的体现。許多描繪巴黎公社前夕封閉巴黎革命报刊的維努亚的漫画（图版第17頁），也是如此——漫画家指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渴望血腥鎮压人民的反革命匪帮。

公社的革命漫画家，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風格，每一个人都善于达到高度的政治概括。由于他們准确地看到了特定人物（作为个人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这样或那样的特征，因而，在他們所塑造的形象中，就不仅揭露了当时作为敌对的目标来刻划的反动分子本人，而且揭露了他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制度。

通过拟人化来加以概括，这种意图不是取消，相反，倒是加强了保存肖像逼真的傾向。不但如此，画家在对同一个人物（例如，同一个梯亥尔——公社时期出版的全部漫画中，画他的有半数以上）变化着描繪的角度时，也都根据着自己的构思，每一次都着重強調出了在这具体的瞬間里他的性格和行为中的最有代表意义的东西。落在漫画家笔鋒下的对象，就这样地得到了全面的闡述。梯亥尔的假面具被撕下来了。每个人都恍然大悟，原来梯亥尔装出来的善心和那习惯的笑臉，就是这么回事！梯亥尔时而充滿狡猾与阴險（图版第8頁），时而像个故做忧郁的侏儒（图版第16頁），时而惊慌失措和忧心忡忡（图版第19頁、第23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簡直是杀人的行家，不折不扣的兇煞，共和国的劊子手（图版第50頁）。以凡尔赛匪帮的其它著名代表，諸如茹尔·法夫尔、艾尔涅斯特、皮卡尔、路依·維依奥、茹尔·菲里、特罗休將軍等人为題材的漫画，也很容易理解。他們所有的人，無論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实质上都是真正的惡魔，如此而已！馬克思写道：“他們身上的一切都是漫画式的。”^⑬漫画家們用他們素有的技巧、力量、敏銳的观察力，很好地銘刻下了这一点。

巴黎公社时期的漫画，还广泛地运用了寓意和象征。这絲毫也不曾模糊漫画的意义和妨碍理解漫画的内容。相反，抽象的概念与观念，借助于寓意和象征的形象而具体化了。最抽象的事物变得可以領会和理解了。例如，不需要讀标题，就可以知道帶有覬覦王位者的熟悉面孔的多头怪蛇，本身象征着什么样的危險（图版第63頁）；套在波尔多国民會議笨重彩車上的龙虾，又是什么意思（图版第7頁）。用反动分子作題材的漫画，把反动分子画成要把共和国扼死在它致命的怀抱里的巨蟒、惡鳥、螫人的蜂、胆怯的兔子、狗、长臂猿、害虫和傀儡

等，这些画本身的意义已很明显。这里，画家的灵智、聪慧与机敏，有着特别巨大的意义。

当画家需要描绘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正面形象时，寓意和象征对漫画家也有帮助。这里是一棵大树，它象征着法国，公社社员正在把反动的害虫，从树上摇下来（图版第 49 页）。东升的太阳，是常用的公社的象征（图版第 29、32 页）；公社也常常被画成传统的美女形象，不过，这个形象与早期所画的共和国的形象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在公社前夕的漫画中，共和国通常被画成任凭反动分子摆布的没人保护的无辜牺牲品，反动分子企图欺哄她，诱惑她，扼杀她，宰割她，向她开枪，或者把她活埋。公社的形象则不同。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战士。她手中持着剑、戟，在万不得已时，也得拿把扫帚。她把反革命匪帮从巴黎驱逐出去（图版第 24、25 页），她阻挡他们进往巴黎的道路（图版第 62、63 页）。这是一个果敢矫健的少女，她举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像在为一座纪念塔加冕。这座纪念塔，象征着 1830 到 1871 年间法国国家制度的变迁（图版第 31 页）。也有人把巴黎公社画成巴黎近郊普通妇女的形态，面部严肃而坚毅（图版第 41 页）。这是对旧规范的明显的破坏。不论革命画家们怎样描绘公社，几乎在各种各样的画里，她都表现得积极热情，精力充沛，她在危险的时刻鼓舞公社社员，她领导他们斗争，她坚信自己必胜。

在革命漫画中，普通人民也被描绘成各种样子。有时，采用崇高的象征，如小加雅尔的一幅三联画中的狮子（图版第 23 页）；有时，采用劳动者的形象（如萨依德、克列茨、蒙巴尔的漫画，见图版第 32、33、34、36 页）；但更常采用的，是来自民间单幅漫画并经常活跃在革命时期里的那个传统形象。这便是反革命分子惧之如霹雳的“玫申老爹”。他是一位诙谐而滑稽的人，喜欢开开逗趣的玩笑。1871 年巴黎公社时期的“玫申老爹”（图版第 20、40 页），并非像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仅仅是为争取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勇士；不，他已是使劳动人民的敌人丧魂失胆的革命的无产者。

巴黎公社时期革命漫画的概况便是这样。并非所有的漫画都是成功的；在技巧上，在对画家创作意图的体现上，也不可等量齐观。有的漫画，在素描和构图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点。也常常遇到令人遗憾的印刷上的瑕疵。但是，在这些漫画中，却没有单调、平板和气馁的气息，没有冷漠、消极和对事件袖手旁观的态度。大部分漫画里都紧张地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使人逼真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呼吸。大部分漫画都以人民流露出来的革命感情的清新气息，

以画家本人澎湃的激情，以质朴而鲜明的艺术语言，以革命内容中的伟大真理，扣紧了人们的心弦。热情地向既定的政治目标锐进的意向，烈火般的激越的情调，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这一切，使1871年巴黎的革命漫画，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时期的苏联宣传画极其相似。

1871年巴黎的革命漫画，是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英勇斗争的最好的纪念碑。当国际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力量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来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的时候，他们虔诚地悼念1871年光荣的巴黎革命的英勇战士们！马克思在1871年5月23日第一国际总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⑭

在我们时代，当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获得胜利的时候，巴黎公社的革命传统，在继续争取人类光明未来与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鼓舞着法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

*

*

《巴黎公社的革命漫画》画册是第一次出版。^⑮这本画册的编排结构，在原则上以年代和题材为基础。画册的第一部分——《巴黎公社前夕》，编辑了从1870年9月初至1871年3月18日以前创作的漫画作品。这里包括彼洛杰尔、德·弗侖达、列诺、福斯丹等画家的漫画，这些画出现在革命漫画飞速发展的初期，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情绪，生动而感人地描述了因与德国签订屈辱性的和约而激发起来的风暴。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完整的用讽刺的笔锋刻划出来的画廊，这里有拿破仑第三的匪帮，有“国防政府”的要员，有所谓的“村夫”——国民会议中保皇派地主阶级的代表。关于后者，爱弥尔·左拉不无用意地写道，“惊慌的私有者的幼稚病与愚蠢”，直接产生了漫画^⑯。第一部分最后部分，表现了法国和巴黎生活中日趋紧张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到，宽容的态度、轻松的谈谐以及质朴的嘲笑，在逐渐消失。出现了被鲜明地描绘出来的阶级仇恨。

第二部分是关于3月18日革命的。它包括单幅的漫画，也包括类似小加雅尔的三联画一类的组画以及其它组画中的个别画幅。例如，画家德·拉·特拉布列的漫画《聚集在凡尔赛》，就是格拉尼耶组画中的第67图。这一部分漫画的编辑工作，尽可能细致地照顾到了事件发展的进程。

第三部分——《巴黎公社在行动中》，选輯了以公社的立法活动为題材的漫画。这部分除了与上两部分同样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材料以外，还选用了諷刺漫画杂志《弗侖达画报》中的一些篇頁和招貼画——《一周时事概述》，亦即莫洛克作的諷刺組画。

第四部分展示了公社对天主教僧侶的政策。这个近于文献性的光輝夺目的材料，揭露了教士們的罪行和他們对公社的刻骨仇恨。有一幅漫画上，画着一个身着軍装的凡尔賽軍官，在神坛上昂首而立。这是莫洛克的組画《神甫》中的一幅（图版第42頁）。

最后一部分——《与凡尔賽的斗争》。开始的一幅漫画，揭示了反动派想消灭公社的疯狂企图，接着是凡尔賽統治集团主要人物的組画性的肖像漫画。再以后，循序展现了公社社員与凡尔賽匪徒之間决死战斗的情景，其中就包括流血的“五月周”事件。

画册的内容就是这样。它对于重现巴黎公社时期各个革命事件的图景，无疑会有所帮助。当我们选择最鮮明最有意义的画幅时，我們同时力求做到：尽可能全面地把这个历史时期在巴黎創作的值得注意的漫画家們的各种类型的作品，都介紹給讀者。

全部漫画都附有說明文字，目的在闡明每幅画的政治意义和个别具有特征的細節，也解釋一些在当时人們很清楚，而我們現在則可能不懂的隱喻。每幅漫画的标题，如果是画家本人的，都放在括号里（中譯本不作这样处理——編注）。不算那三幅佚名作品的作者，画册介紹了这个时期的二十七位画家的創作。除吉尔、杜米埃和多列的画以外，所有的漫画都是按照收藏在列宁格勒“国立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的原作制版的。

这个收藏品是“圖書館”于1872年从法国著名的艺术研究家欧仁·繆茨处购得的，它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收藏品之一。革命政論家、民粹主义者拉甫罗夫（巴黎公社的亲身参加者）和“圖書館”工作人員、杰出的艺术批評家和美术史家斯塔索夫，对这个收藏品的获得，起了积极的作用。斯塔索夫在当时所作的“圖書館”年度报告里指出：“这个收藏品（根据专家证明）比現時欧洲主要的圖書館，包括不列顛博物館的全部收藏品，要更为完整。”斯塔索夫在以后很关心补充这个收藏品。斯塔索夫的孙女緬德維杰娃叙述說：“……他（斯塔索夫——作者注）不只一次地訪問过巴黎，凡是能够获得的有关巴黎公社的定期刊物、宣傳品和单幅作品，他都交給了公共圖書館。”^{①7}

*

*

*